

引子

原始的採訪手記。片斷——

「五·一九」足球鬧禍，有人便在麗澤湖畔國家隊訓練地連夜築起了一道極高的大牆，水泥抹面兒，圍嚴實了大半個足球場，城堡似的，隔開了球迷們。當時就遭罵了：「柏林牆！」

我們佔有了二百六十二塊世界級金牌，光榮是光榮，也真不易。可是每年到醫院哼哼著看病的中國人就有二十五億。中國有三億體育人口一說，怕是靠不住。

一九八五年，黑龍江一名射擊運動員，出國名單上沒他，就把槍口對準了教練，真扣了。這教練免的慌，魂兒難敵。

繼堯茂書以後，在長江和黃河上又死了差不多二十條好漢，咋沒人去指導指導，少死點兒？……其實後來並不是中國人和老外叫勁兒，是中國人自己在「窩裡鬥」了又到水上鬥。

我們在洛杉磯拿下的金牌，平均七千萬中國人才輪著一塊。

我們的體育在主導思想上是要打和平時期的戰爭，戰略上以奧運會為軸心，管理上沿襲了軍隊那一套，體制上是官辦。

女排頭一回奪冠軍那天夜裡，全北京都哄起來了，爭著到廣場上擠去。大學生們唱歌兒直掉淚，他們把這當成了火把。聽說有把床單也給當火把點了的。可他們卻並不是排球愛好者。這是啥心態？意識的深層是什麼？是不是從上輩子起就受外國人欺負的年頭長了，給憋的？大連的球迷是真踢球，迷的很自然。

湯恩比：政治濫用了人們對鄉土與自然的愛，狹隘的愛國心侵蝕了博大的體育精神。蒂娜是個美國女人，當過世界健美冠軍。

她吃類固醇長肉。這種興奮劑刺激男性荷爾蒙分泌，她的嗓子沙啞起來，面毛叢生，肌肉隆起，沒了乳房，電話員誤稱她為先生，人們管她叫「男人婆」。吃那藥脾氣大得很，她毒打丈夫。……我那回吃藥的事兒寫不寫？再說。

到中國科學院去挖一挖近年來逝世的人們，這裡頭有東西。

奧希羅人聯合起來的一個極重要的鏈索，是每四年舉行一次奧林匹克運動會。辦了一千多年，為維持那種超越於城邦政治的泛希臘意識，起了大作用。於是公元前七十六年，舉行首屆奧運會這一年，成為希臘年表中最有價值的起點。

怎麼那麼多名將出國了？正式派出嗎？中國體育界文革中恢復工作早，因為要搞體育外交，要拿政治金牌。年輕人得因此而不插隊，於是，體育便率先興旺了，就同其他行業產生了時間差，以後更加獨立，實際上封閉，進退維谷了。全黨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體育就把重點轉到競技體育上頭了。同胞們一見金牌就樂，一聽輸球就罵娘，人家忘了咱，咱也忘了咱。

朱建華老抽洋煙，有了來詞兒了：「抽支萬寶路，才能破紀錄。」不明白啥意思。

陳景潤爭著把數學和力學應用於體育領域，以電腦指揮訓練，三年了，幹不成。人家認為這事兒不是當務之急，不提供研究經費，再說體育界也沒啥人想跟他幹。看來陳景潤那書生氣這輩子脫不了。

體育教師莫玉鳳，懷孩子八個月了，還挺著大肚子在操場上帶課，艱難可想而知。山西省缺下一萬零五百名體育教師。

張愛玲和陳昌傑總算結了婚了吧？真夠難的。許志強跟那個澳大利亞女孩兒的事兒不知道結果，反正現在夠慘。

韓玉珍算不算一個畸變的怪胎？球打的那麼好，太慘了。而小谷雨的經歷又太奇特。

男人的領帶，金利來。不，錯了，金利來領帶，男人的世界。老闆是超級球迷，曾奪麟的仔子，總站著在大陸辦一支強隊，但是這個一生不怕困難的人，這件事他辦不成。

體育真得走在了各行各業的前列？神話又來了。農業一改革餵飽了十億人的肚子，工業一改革就給中國成百個億的進項，不知該排第幾？……其實體育界文革中內傷極重，對「左」的東西一直沒顧上好清理。今天看來，在解放思想，在科學化問題上，在民主問題上，她的進步怕是不及其它戰線。家長加資歷，又通著天。名將李健男，中國頭一份「擲鐵餅者」，因為愛穿花格襯衫，挨了多少回批評？選他到紀念堂去瞻仰遺容，就因為穿了條喇叭褲，一回來就把他的二等功給降了。李健男是亞運會的三連冠，十次全國冠軍獲得者。

乒壇最高統帥部很厲害，你想爭冠軍嗎？沒那麼隨便，讓你當你就當，不讓你當你就別想。何智麗二十九屆世界乒賽擅自奪取冠軍，回來看她那個難熬。

說話快別到癩年了。這使我想起了恐龍。這種遠古世界頭號大動物怎麼會絕了呢？自然界在發展變化，一個時期對另一個時期也在發生變化，恐龍的身體不適應，漸漸就沒了。

我們的體育文學等於冠軍文學，最缺社會批評功能。寫字直無非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然後關鍵時候想起黨，困難時候想祖國，榮譽時候想人民。吹捧的過頭也得叫「報告文學的嚴重失實」。

容國團為中國人奪取了第一個世界冠軍。當億萬同胞因此而歡呼雀躍的時候，中原大地卻鬼鬼成語，老人和孩子在飢饉中掙扎。大躍進。超英趕美。高指標。十個大慶。我們過於好大喜功。起來起來，超越了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實際。

我採訪的初期，腦子就是這麼混亂，後來慢慢才清楚些。

大陸是「自行車王國」，未培養出頂尖的世界級自行車。

太大，場地上全是水，……球兒起來，咱們……咱們不大適應……老頭兒登時氣的直沖兒孫們臉打斷話頭：「別說了！飯桶！大媽該給我繳繳查辦！」鬧不清他他忿忿地點燃香煙，呼呼地抽見狀，大眼瞪小眼，粗氣不敢出，腳後跟走路，即是平日最狂的「此刻亦躲一邊老實了。」

強國夢

透視大陸體育界的內幕



足球在大陸普遍受喜愛，每場比賽觀眾都是滿坑滿谷，但是在歐洲、南美賽擊下難登世界列強，球員壓力頗大。（取材自中國體育雜誌）

第一部：盛事？

畸型的體育迷

昨天，我接觸了一位老軍人，他七十多歲了，身體狀況不佳，患有各種慢性疾病。而他對體育卻異常地關切熱衷。雖然他並不會在體育界擔任過什麼職務，卻每每隨著中國體育代表團的戰事沈浮或喜或悲。按說，他迷體育迷了一輩子，總該對中國體育興衰有一套精當見解，卻又不然，一概稀里糊塗的。倘看排球，他不知袁良民為何人，除郎平外，其他運動員也盡數不知。或看足球，亦不知正在進行的是一項什麼賽事，什麼進軍西班牙，進軍洛杉磯，乃至最近的進軍漢城之戰，全無所謂。什麼賈寶麟、高豐文、年維泗，什麼容志行、古廣明、賈秀全，統統不會使他發生興趣。奇怪的是，他卻時常因為場上的勝負而嚴重地影響著一連數日的情緒。這就不能不引起我的好奇。這算什麼體育迷？

當我稍做深入了解之後，情況更使我大吃一驚：凡國內比賽他絕不旁坐兒觀看，外國人跟外國人比試，他也全無興趣，只看中外之戰，而當他會戰中國隊時，卻又只看圖像，不要聲音。倒不是因為人老耳聾不需要聲音，而恰恰是怕聲音，怕煩。無聲的比賽在電視畫面上進行，他靠在沙發裡半睡半醒，以他獨特的心情期待著比賽的結束。未了，兒孫們在一旁提個醒兒：「完啦！」他便從沙發裡掙起身子來，指一指電視機，示意人們關掉。然後問：

「咋樣？」原來他不重過程，只看結果。兒孫們便彙報比分結果：「贏啦。」

「噢，好好，不賴。」他嘟嘟囔囔的，轉身走向臥室，安然一覺東方白。

而有的時候，也許是更多的時候，中國隊戰敗了，便會出現這樣的情景：

「咋樣？」這老詞兒。

兒孫們吞吞吐吐，拐彎抹角：「今兒個兩

他關注的只是比賽的結果，他需要的只是佳音——本隊必須失敗。這成了他晚年生活的重慶。他的過分要求，使兒孫們近年付的辦法，那就是謊報軍情，以求安定團結。

面對這位戎馬一生傷痕累累的麼也說不出來。他身上纏著日本紫和和鴨綠江彼岸放人的美國彈人在麥克馬洪線上洞穿肌體的紀仇恨外國人。

使我久久不平的是，這樣一位為一生主要內容的老兵，身置今境，體育同他——究竟是一種什麼本是一種充滿了享受充滿了趣味化的高高的和平的文明的產物，何，竟成了某種敵對情緒的宣洩？

問題正在這裡。當我上溯中國一部充滿了中國人恥辱血淚的歷史，滿目了中國失敗的紀錄的歷史時，察了現代體育運動恰也是在這世紀末本世紀初才傳入中國的，時路才漸漸地清晰起來。是的，中國同世界體育的溝通，不過百年歷史溝通，正是在全民族忍受著巨大的多次戰爭失敗的歷史條件下，痛苦育運流的。體育在中國一開始就變

是的，鴉片戰爭之後，屈辱的民族情緒，羸弱的民族體質的民族外觀，「小腳女人，長辮遺少等等，在長達一個世紀的嚴重的陰鬱籠罩著世界上最大的人這些，整個民族在對外活動中期達形式的勝利，不能容許中國運動超越是屈辱的便是脆弱的。中國這一職業誕生那天起，就負負著父同胞們無法用語言表達的深切的期現代競技運動在這樣極其強烈的背景下，由一種精神上和生理上的動，一開始就帶著充滿民族氣節

國」，但是從
自行車選手



球兒根本就彈不
應……」
們瞪眼，粗暴地
！大草包！都他
清他這是沖誰。
地抽。全家老小
敢出，一律踮著
的「小皇帝」，

陸

瑜趙◎者作

載轉禁 權版有

果，準確地說，
必須勝利，不許
重要精神支柱。
近年來學會了對
，以輸報贏，但

緊的老人，我什
日本戰刀製造的
彈片以及印度的
紀念。於是他

一位以對外戰爭
是今日的和平環
什麼關係？體
趣味、特殊的文
，何以在他看來

中國近代史——
歷史，一部充
時候，當我考
這個時刻即上
時候，我的思
中國體育運動
歷史，而最初的
人的外來屈辱和
痛苦地與世界體
變了形。

民族心理，低
質，以至醜陋
辯阿Q，遺老
歲月中，像濃
人群。正是這
待着任何一種
動員的失敗，
國運動員從這
父老兄弟姐妹
期望。於是，
的民族色彩的
上的享樂式活
節令人瀟灑迥

陽的「正氣歌」。體壇上的勝利，儘管虛無，
卻極大地震撼著億萬國民的心靈。這一切，
不可能不給中國體育事業在以後的近一個世
紀的發展進程中，留下深刻的烙印。換句話
說，我們對待體育運動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
是一種民族憂患意識、復仇意識的轉移。壓
抑的民族心理得到宣洩得到安慰的最便當的
形式，莫過於直接的公開的相對平等的體育
大賽吧。

那位使我驚訝不已的老軍人，現身說法證
明了這一點。必須看到，他同時也滲透
著民族意識中狹隘的一面。

◀何智麗獲世界錦標賽冠軍，卻
當不上奧運國手，因為她「不聽話」！



「強國夢」目錄

引子

第一部·盛事？

畸型的體育迷

再潑一回涼水

從劉長春到「一條龍」

母與子

退役的人們

誰帶有智慧的风采

處在中間環節的中國教練

遠離科學的人們

人才的滯流

第二部·超人？

愛的壓抑

谷雨的奇遇

急遽彌散的病毒

公開的秘密

結束神話的時代

第三部·強龍？

艱難的「體育熱」

哲學家好說深刻的話

「半拉人兒」趨勢

民族的災難

最後的敘述

在這種情緒的濃重氛圍籠罩下，中國當代
體育的發展就顯得格外斑駁陸離。它怪誕畸型
，利弊混淆。愛它恨它，嬉笑怒罵，最難說
清。

報告最具情感色彩的體壇生活，偏偏需要
更多的冷靜和理性。

體育比賽能夠強化人們的集團意識。集團
意識的強化又可能具有兩種相反的效果，它
既可能使得一些人與一些人變得更親近，也
可能使一些人與一些人變得更疏遠。在談到
愛國主義這種集團意識時，詩人海涅就已經
注意到它的兩個方面或兩種形式，他說：「
法國人的愛國主義是在於先使它的心臟溫暖
起來，通過溫暖而膨脹、擴大，使得它不再
僅僅愛親近的親戚，而用它的愛概括整個文
化的世界。德國人的愛國主義相反地使他的
心臟狹窄起來，使它收縮得像嚴寒中的皮革
一樣，使他憎恨外國的一切，使他不再願意
做世界公民，不再願意做歐洲人，而僅僅願
意做一個狹隘的德國人。」

我雖然不敢說那位老軍人的情緒是大多數
中國體育觀眾的縮影，但是我敢肯定，只問
勝負結果其他概不操心的中國觀眾確是萬萬
千千，對中日圍棋擂台賽的關注也許能從另
一個方面說明這個問題。有那麼多人根本連
圍棋都不會下卻呆呆地關注著比賽的勝負。
海涅的話正對這批人有益。但問題的關鍵還
在於，相當一部份決定中國體育政策的人，也
是只要金牌，只看勝負結果，別的不大操心。
「升國旗奏國歌」成了中國體育界的主要目的。

我們的運動員總是肩負著極其嚴肅的政權
所賦予的重大使命，凡奔赴國際賽場，伴隨而
去的，總是濃烈的政治色彩。